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遜志齋集

(三)

撰孺孝方

行發館書印務商

1810.826
0041

萬有文庫

第二集第七百三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國圖書
愛惜使用

集 齋 志 遜

(三)

撰 孝 方



空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471

組號 083.12/0041

書類本產年



005491332

遜志齋集卷之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著。冥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燁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旣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祐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者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祐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

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卽之而慕巍然傑然爲福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尙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氣和屏蔽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輶望門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璧奠瓊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躊躇若欹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治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纖翳肅形白叟鮑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諱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勸天固然矣然臣伏觀陛下自卽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演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闢儲積而不忍以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頤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散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謫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勤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輶從官後躬觀盛禮謹作頌

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雷澤是施大賚是庸柄揚不陳固固虛空孰租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蟊撲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浦澑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諭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斂戢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足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于勤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瑞礎勢切穹蒼鼎俎旣豐幣玉旣飭爐燭輝煌辟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觀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觀其色咷分命臣僚獻于羣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濟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彬彬聖情欣豫上帝子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遼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諮詢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卽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夏之間羣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宸衷密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鑿窟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爲大寶方尺六寸九分觀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軌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羣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超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恆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郊廟醫氣屏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既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之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竊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濡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尙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成天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

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鏘乎。真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銜其蟲篆。天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蚩蚩。追而索之。噫。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咏嘆稱錄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觀盛事。其烏可以已。迺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實伊何。神妙莫測。斂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姐受重華。承諸放勵。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一。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父。漢唐而下。駁而廢粹。惟明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天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勤謀于神靜。協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慈惠。任德緩刑。執事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桁楊。解其繩緘。執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執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尚于途。或餧于原。斂而瘗埋。釋其痛冤。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督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羣喙懼。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耕。葺爾室廬。育爾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子命汝。永爲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聖皇。皇階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必果。祇服聖訓。不憚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

從遠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省躬殿銘

有序

考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羣生欣豫，薄海内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里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勤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調，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於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覩之時，而放逸於閑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旣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觀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展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

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谷登四靈至品彙成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懷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已無爲百度以貞四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旣旰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勤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善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隆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書右詩千古興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憇敬怠之微古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圖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臨八埏華構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恆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匪虞人覺而畏已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必主乎敬勿謂閑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美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誤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採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寧海董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閭，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燕衍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怡怡。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譯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財，賄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肉，恩義有加。一室團樂，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萁，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箑爾壠。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爨并殯。居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耨于後，兄耕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然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醉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咲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室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恆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餽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債業隕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痼疾手足撫摩不待勉強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旣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類泚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勦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執輔承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孰安孰爲昏汨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授其所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凌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譽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借國掠官爲休爲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

幾鋤于未形，絕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稂莠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職。思孝思忠，暭我皇國。

寧野軒銘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顥然無思，頹然無爲。惟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搔之以智巧，而眩之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媿；民始紛紛，狃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聞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媿，甚爲野。以媿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滌泊無華，靡曼姱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爲誠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治于萬邦。

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戶甃牖，其植果蓏，其陰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慙乎不文。惟野之墓，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難。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爲善。

雙桂軒銘

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其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襲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其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譬其夢魘。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旣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匱。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宜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

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以昭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林泉讀書齋銘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穀。爲闢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執治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渝于慚。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蹠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絕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耘耘，掇之如髮。春融海澨，木長泉達。內剗其穢，外薦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汚，勿晝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屬。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充其需，禮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己？俗學卑卑，爲俗攸嗤。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密而溫。其實也仁，仁義之殷。潛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圓研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旣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研銘

產乎夷成乎琢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喝仁君之聖也由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爲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祿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謚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卽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卽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猶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間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修元史始于太祖造邦之初終於宋主播殂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

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萬
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
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
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
古著贊後世趨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贊節贊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
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拘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贊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
紙墨泊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
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欹軟惡者等不
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
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
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而
單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尙
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憊而歎乎若姑
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而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營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忮。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觸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絕者。察有未至者。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奈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

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尙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問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旣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蘭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已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蘭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疎淺者。竊其華而忘修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

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恥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觀焉

王溫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溫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祝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營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由其嗜者觀之戾乎其不忤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慾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則至於枉己剛則至於違衆枉己既不足以立事而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溫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柏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溫乎戒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溫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

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羣材旣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檻短之爲楔栱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組絲爲琴瑟列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搏土爲埙革爲鼗鼓木爲柷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普何由而和平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廉之揆里行令數閭責貢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縣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忮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客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蒿而爲度以竈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

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修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叔度日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鵲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緼紳曰仲緼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期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卽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璧瑜也士則璠玖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卽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溫組則士也緼者赤黃之色而孟緼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嗚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緼嗜學綏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緼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

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綠素而裨垂者大夫也。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緇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珠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木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搢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搢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緝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緇紳先生某深願仲緝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爲裨而字爲子充裨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名而某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修於己己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修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

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晦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深乎其無乖戾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傳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賞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蓋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慤有士行其旅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顧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櫓樞以梧樞人必櫓樞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

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蠹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恆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不然，寵之以智巧，誘之以權祚，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騖于世，紛紛狙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懇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當觀乎閭里之會，凡舊老成之士，發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旣過而可悲者，穢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爲允章。旣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達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恆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睹矣，革旣弊之

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蠻勤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微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寶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慎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

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僂僂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驩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於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與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衒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與恒人同視，彼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旣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克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發育鬯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別爲安者安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面取法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繁縠動濤迺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蹠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

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書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鬚之倫麟鷩也人恆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

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聳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龍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鄰，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蘊實之怪爲足尙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于人而名于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而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遜志齋集卷之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御史副使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雜著

考祥文

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爲善于家。祥實基之。不勉己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招。山崩川竭。雖爲可畏。嬖庸賢道。尤爲可懼。牝晨瓶乳。人以爲異。斂偷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跖蹠。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汝寧不思。

誦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誦伯牙。且正張子之陋。

雜著

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恆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達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追恤世之憤喜或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追恤世之憤喜或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益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沖漠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笑爲栖栖焉隘猶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子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弔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憩于道旁兮觀高丘之崕崿卽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踏遺廟以屏營淒風起于叢棘兮壯麗噭于幽壑慨雄心之靡托兮悲曼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遘炎靈之方熾隔堦禹爲未足遙兮舉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騎車輶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士木之奢麗希軒輶之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墮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胤丁毒而銜冤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開土疆之宏廓兮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

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笑爲隱憫而延遑。惟新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情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變兮，仰昊天而永歎。

顯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士臣某謹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恆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廸疇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宜若皇命肇小大遐邇民咸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既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敢不祗順暨躬暨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來時欽歎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遠臣善艾童弱載后德尤若臨視栗栗肫肫罔有違乎昭憲誠亶篤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謙乃裁降之大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幾先邦之水火灼質民庸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使匪寧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者成人繼自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災罔豫矧臣承導口愛愛德施弘章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念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告子禦祈於天天必閔應臣自茲始祇陳厥由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建乃家勿墜庶海內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天鑒民誠誠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

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尚閔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重其或不然水戾風遠只尺莫進如受蟄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梁陳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不可以忱篙人艤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歲當大比羣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凡爾百靈孰備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亦神之恥咨爾風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三日之間達于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怨百靈洋洋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慙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柰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爲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倣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內爲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爲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爲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爲百之一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康之人生，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爲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內，朝廷褒幽德，錄利功，錫爵爲侯，冕旒被裳，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子弟奉幡幣，具牲酒，備樂歌，拜跪裸伏乎階圯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十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某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祿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帝，乞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猶不當爾。况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况君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

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况君侯天下之偉男子以生民爲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爲也某腰下有三尺劍欲爲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蛟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叢谷賦

敷言而□□兮乘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爲理兮要子與而無私爰抗志以邁往兮□火中以爲期匪道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旣遊於貝闕兮夕又息乎瑤之圃躋璽瓊之溢目兮胡獨□猶豫而不取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淫於可喜寧不美夫琛璧兮匹夫懷之而禍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穴悼道文之湮喪兮□□□之惟輶北吾濟乎大江兮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漂搖兮虬螭號進只尺其莫遂兮忽回薄如羽毛絳緝而笑施兮慘恆沮以煩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聖苟斯道其可望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凜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安若芒刺之窒吭兮旣決去而能言踵四濱而東驚兮挹山川之龐淑岱宗屹乎北屏兮鳬與嶧其聯轟兩觀及其如堦兮欽明刑之震肅跕舍萌于杏壇兮盼佳植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壤垣而大息兮

問吾生之已暮俾覲聖而友賢兮豈不願乎此度喟揭復乎盛時兮固宜冥趨而步昔子與之有言兮謂凡民乃有俟豪傑譽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既命之以至純兮親又廸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烟日炳而大示能潛心於求索兮敬典敬其致何有積而不增兮孰云行而不至恭昭訓而自省兮震雷霆其若驚從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澌之始冰遷微入於中流兮
□舟楫而□□□□□兮執汝操之弭貞神安余以□□兮□□□□□□昭明而光大兮曾不越夫一語無曉曉以爲大兮無□□以爲頗無矯矯以爲直兮無營營以爲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尚剛毅聖之所取兮柔□□□□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乎有名兮□□□□所□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羣猾之攸□懷斯言之不能忘兮□吾意之未堅始故□而不怠兮茲少□□□逢悠揚蛾眉之姣好兮衆女怨其殊特繫孤鳳於雞鶩兮□□與之競食屈姱麗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賈正言而□□□兮惟魯惡而遠斥顧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爲鬼蜮□立言而輔經兮檢鄙皆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之極愚彼設而坎窔兮惜不顧而徑趨委帖翼而下搏兮孤離以爲□狼妄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爲侶禍恆隱於不測兮謗恆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兮曰非□□敢□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在此曹無損兮□□□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因代謝之恆理擠俊而訕哲兮□□□而何耻繁人厥有之命兮豈毀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哀德□

於人兮毀與皆可師譽兮毀兮皆忠人謂何兮明悟戒於細故不於兮乎九士前三秋而無始兮後百世而無終兮起兮何異蜉蝣與蟻蟻馴蠶鱗以覩輶兮繫兮鼓元氣而凌鴻濛吾將視天兮間兮責於外物兮期企乎原多缺談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偏恆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粉布兮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爲發育與孳斂羣物從而榮悴兮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巖清兮小莫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廣兮夫何術而能兮極靜靜乃動之根兮五氣上榮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兮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禦乎糾紛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棼兮者聖師之無憲猶日兮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楊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佞之爲兮而潛思兮弘猷之在茲維周氏後作兮興紹千載之遺統揭道奧爲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瞽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乘而材之得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兮切兮何異兮嫂妹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信莫京兮餘可以以爲述據禮樂以爲械兮施仁義以爲舟濟漫兮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爲學兮庶來者之可冀且潛心於冲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勝形兮中扁滿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湧而銳受未至吾弗迎兮既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己兮耻流俗之狂

環若默□□而行正兮，惡夫飾貌與多言。示狙猿以周禮兮，競叫噪以□。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難遇。何朱氏之好脩兮，先□□之中情。敢靜學之嘉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兮，脩道以立成。尚愒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原多缺誤。

憫知賦哀葉廷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藐昧陋而遭屯。視冥芒而無覩兮，聽謳謳而無聞。疫精思於編簡兮，馳志虛於遺文。悼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茲姱志兮，浦宇內而求友。□既高□□采兮，亦微容而寡受。紛瓊瑩之豈無兮，逞爾麗之叢採。驟而俄躋兮，或始揚葩而遽朽。夢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忧晤言之猶新兮，倏慕草之已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棄之靈霄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顥醇篤敏兮，父師申之以告詔。博載籍之淵粹兮，聘俊力於文囿。鈞羣言而交貫兮，適孤舉而□奏。應薦書於辟雍兮，再而再進。卻曰吾虛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獲。衆喧闐以銜嚙兮，競攘羈而不怍。苟得之以爲宜兮，失怨悱而不釋。快庸目之矇眊兮，機詐陳而自賢。蘚腐櫟以爲芳兮，譽沉檀而斥龍涎。進龜實豆兮，毀擣璫爲穢膚。獻刷枲以爲領兮，謂綿緝可苴履。舞山雞以效祥兮，威鳳羞而□羽。旣自欺以惑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若子之誠一兮，於名而實富。任往歲之孟春兮，敝寐兮□□□悲兮□□□。眇惑矣□□□九州之廣大夸，固三代之驕兮。何賢哲之寥兮，不逮古之多士。天旣生而假之兮，人莫窺其太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

其同致。昔洙泗之啓聖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優於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世之遺失。嗟呼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爲美兮，何壽夭之足議。松柏薪於空山兮，與朝菌又何異。生有樂而可耻兮，死有厄而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於一漚。揆庶物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圯而爲谷兮，川有壅而爲丘。化昭明於腐兮，鐸覆載而不少留。彼天地山川且有澌滅兮，矧天人復誰。重日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顧忘。竭逝去兮何爲。生不永分，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天般，□□兮誰究誰考。遊太初兮返其真，愚風露兮挾星辰。帝視下兮察其仁，異才降矣後復振。原多缺誤。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脩瀟瀟之軒構。憇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洒乎涼廳，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乍起，和氣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鷄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縈縈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毗佳麗以襄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岡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匀。至若色使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嘆金水環廻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裯，或彈棊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鼎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閒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兮群陰曉，履霜兮冰將至。擁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詔。旣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

壁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閑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局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澗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清清歲兮寒之心溫溫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慨兮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子所蔬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粧糠松花飯兮荷葉衣曠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燭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爲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而不爽於宜燭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闢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達父師之志乎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旣峩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顥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旣要而詳天下庶事纏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

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肫其誠尤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懸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蓋二角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于火酒體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飢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葬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于爲政飭于家治比閭里暨躋于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謂允資儀致飾于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胄有伉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倫爲爾名光明是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于茲儻服致美玄端而袒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于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尚躬于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熙恆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獲衆怯於善獨勇于爲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于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于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爲燧燧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充孔臧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照宣天胡致斯陽

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彌乎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
煌而陽視于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
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
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
周萬物吾獨何爲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于誠涵蓄旣深遵養旣美光耀旁燭孰
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訛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侍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
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
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
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藉且阻鯨鰐據川兮
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君兮我心勞苦楓櫟葉暗兮露杳冥毒氣漲天兮蠚
犴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嗟嚶被髮兮裸行血爲飲兮齒頰頽岩之處兮誰爲朋冠裳兮佩玉乘文驅兮蔭
華屋俊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偷樂兮恬康尊盛兮朗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
子容我思君兮意安窮翕翕兮俟俟汝聞兮汝里食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狩獵有鶉兮罟有鯉有子
爲養兮蓋服溫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蓬室陳轡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

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遙獨處兮。蠻荒謂誰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貴我兮。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憚怡由余兮。季札夷之產兮。睿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合。菅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根。舍故鄉可無思兮。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纏爲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城。居然嫋魯之風。天實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聞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失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觀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况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尙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酌先酒，蓋思趨葉之初，乘未必祀神農，尙推粒食之始。况夫人之眇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彊，豈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孟飯盃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甃牖，莫棲來格之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治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餽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遜志齋集卷之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表 簡 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琴漆几
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聖慈慘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
一己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閭閻功勞雖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高皇帝之
知參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距經綸功虧啓沃切覩聖道
之淵懿皆由容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恭遇皇帝陛下傳大舜稱一軌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
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
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顚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
旣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廄之第宅又遣以安旨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
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繢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章錫佳名以

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紳嘆此遭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願。在於昔賢猶難兼乎。且美愧茲老朽。乃得荷乎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督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驽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踈。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鄙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趁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己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七筋。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薦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變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憂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

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員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惄惄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觀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患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修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非倫攸敍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徵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順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

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卽越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敕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思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攜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宗尙未完不敢上塵容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此但臣祖字曰景陽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畫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卽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贈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苦蓋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憊勞苦而成疾則有珍劑之頤恐居處之過陋則有臯比之賜非惟

免擣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修而克臻此茲蓋伏遇賢王殿下來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並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與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恆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睿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己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臂痛髮落饑羸遙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矣道德之輝盼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卽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慙且感謂有瞻觀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卽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略陽縣被焚略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憊上貽睿情慄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卽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釁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愴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

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郤疑之詩就乞並書于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尙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遺急足黨直傳示長史呈駟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容心移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勞鄙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怍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獎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乘燭而成古人所謂畫有爲宵有得言有教勸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沒且不朽況依日月之末光未必邪敢干正祇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謹而魑魅之從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聞之而後聊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

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于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踈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溫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每慚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頰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卻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遠遠漸久略述鄙陋不覺覩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欣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己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羣士敬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懶迂不顧衆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寶啓

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美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柏之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懲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穆協字說前作頗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恐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害也公智攜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尙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冰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徵睿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刹草緇有詩足爲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扳和南洲玄極及張廷壁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無任感德念遠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臣昨行至黃壩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凝濤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成晚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溫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爲喜況容情篤於親親尚重文雅爲之喜幸又當如何哉比來唱酬必有親製官商相宣金玉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文及爲公智作定觀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聽過情之譽撫心感怍省已兢慚敬惟親王殿上有廟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嘗諸水湧而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雷湧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耕稼之賜友朋攜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執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踐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遠遠旋展已踰十旬自署而涼秋序將半雖省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

域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良顯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攜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卽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略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祇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王體不免與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春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己喜天下之有賢

王所以爲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爲太平賤士，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爲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王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凜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幾之原無不究，六經羣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饑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闢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闊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虞或有疾疾無告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興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通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

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釋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巽更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靜無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肖尙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父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己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无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聞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驽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案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精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聰者亦未弁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廟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阤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實雖懇切首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

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聞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違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因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珥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頗狺狺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果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揚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己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遇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聞

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況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羣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笑可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聞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吾上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己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

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希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其違其私言。以獻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與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不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

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怨乎上是以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其眇陋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年之前旅遊京師爲虧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于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乎執事與太史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某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悚然懼而怛然不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柏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其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尙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修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二首

師友遐來忽踰六年。緒言闇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擣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覲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閼之情。綢繆恆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諾。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觀。而鄙昧之蹤。藏伏奧密。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書出太史公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恥。及涉世日久。年齒日長。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攻治。去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責性庸弱。不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痔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眊眩。輒復乘去。讀周易。頗厭。近時傳註繁複。附會爲枝辭。十餘卷。發聖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絕少。卒卒未見功績。自惟幸爲明時寬假。得安一廛。於畎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父執軒。捍封疆。清微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頽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閱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存焉。敢以爲己任乎。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震海內。而敎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

欲言高文知已摹傳行世先子事行因得附末簡以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略有數人相從其中極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會泯滅但無人振起之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士子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之意未嘗不在僊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玩者多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缺者少人之所遇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聚而兼有之者其溪上之遊乎某獨將爲□非□也耶前後浦江欲奉書爲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間煙委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知靈運秦□□□□者良有所爲恨不得與執事同知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登心翹首縱目蹉跎爲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顧頰於編翰間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恆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口已得之於胸中□不勝邪執事其謂之□乖離久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氏遺書覽師弟子問答慨然興歎不得生于其時與聞其盛然固有□□徵不□□猶興者況相去未甚遠其說大章爲世文□□□□諱諭導之以路豈能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頗自力如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追古亦至淳美其言猶以爲憂況于今相絕萬萬哉爲士者幸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職之而誰乎婺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菲薄所能卒改居閑少

出入慎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趙氏兄弟。資稟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某嘗謂太史公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謬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遺策子行略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既。執事必能察之。原多缺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勑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譽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讬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

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闡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贓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議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自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謗。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而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壠。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闡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而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

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士學者不絕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修周公孔子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恆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慈柔而資其食樹麻而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藝之力天與斯人以莫少□望之治□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乖素之憂下欲其無崩損潰圮之災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不□其子無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以之乎道四海九州之內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須自逸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人斯人不思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寧之法而惟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甚矣天其能貸之耶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

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遠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密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爲缺幾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修己治人二者而已率乎性命之理所以修己而爲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修己之餘也古以有此二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不爲則人理廢爛久矣今天下亹亹然皆將以道德爲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其□爲□□其□爲三綱二紀其體爲仁義其用以爲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爲布衣而州里以爲師爲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足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己志而不能之以窺盛德之所以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無望乎由今而求之賢者君子于世未可知也越數世求之□□□焉□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而不行道□子不以有□□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爲後世慮取□之道托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事所忍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所不□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某不敢自擬於賢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而予甚有憂惟

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而爲數百年計者甚悉。如是而後可爲治。如是而後可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某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乎天。況執事世之所稱。自以爲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閔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負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原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慶。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頽壞。今世無復見匡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義相習。競競然。恐招人之疎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說。名爲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倘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

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睢盱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略，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修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惑弊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失於閑邪。身既死而羣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雖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某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精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違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

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遠道，雖不更端而醜之，某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不自勝。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卽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略，而請銘于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順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有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奧，某至愚，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微諸身，則端

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當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報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旣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謹錄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詣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尙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怍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雖然恨不獲久侍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之不誠既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錄以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或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趨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輒莫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乎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檢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略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謹之心溢於顏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固素所積蓄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

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問闕其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議。

與葉夷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于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尚在某每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恆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羣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卽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捉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奈何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而昭雪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禱未終越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

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乘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固有能勝天者，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人，彼庸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而著於來世，匪爵祿而貴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燭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況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某閑劣菲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原缺

與潘擇可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擬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構，無須臾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卽棄絕，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閔

閱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恆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或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嬾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闊瑣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卽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勝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摭拾齋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懇騃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俟

恨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尙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詔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詔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憲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勤輒以班馬韓歐相詆。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卻。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盡。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修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

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懃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官俾人人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修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卽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憊不自勝閒暇能一見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于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蹠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況憮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

而幸其得也。

寄士修修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廷璧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繫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亮。

答陳元采
師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恧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修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辨也。天經人紀之常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辨。棼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併憤

奮激如唔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尙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憊，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妄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振之亡，喪經中不能往吊，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敍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漶漫，不知其爲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爲更定。恃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遠，乃本於踈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紓餘，有作者風。過前時所見，遠甚，慰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僥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

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況僕近年爲疾疾所迫懼一旦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刊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獎引以爲可喜者非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爲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其爲人其所求微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婉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於僕之間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盜烏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己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旣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既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園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修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恆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辨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遠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尙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閱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慤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訛言盈耳夸辭滿箇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性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病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譏裸裎夫昔雖同洛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

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道意。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行，家貧歲歉，未能卽動。令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

處此世，值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

士修疾比稍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

之當有效。所言綱目義例，尋未入手，尋得即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瘧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窟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修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毒？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恆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

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摧踏之耶抑天賦之者清明高朗人世陰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天乎焉知賤於今日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已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真也況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常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卽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溝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無窮積周統于旣絕次不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慤人乘介抱拙勤興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我教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修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統又多浮僞欲爲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聞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滅，而況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旣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旣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士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靳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自爲淺事，以道言之。

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淺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闊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遺辭，已呼蘇子贍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遂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遣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鶴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即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

來聞尚留未到海上頗懨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敍答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修得事略九篇惟鹽算魚課未知其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案者倘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踈略不足考其本末雲壑事問兩者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示悼觀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經中屢遭期功之喪入夏來患瘧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奠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使中人忽索書弗及錄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就甚整潔感荷禮記尚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遠燕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者無惜見教昨臥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詠累日宛如接對甚懨渴聞有柏燭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之尊君已葬不及誌今爲作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字少紙餘卻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

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敝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覲縷勿罪幸甚。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由執手爲別此情快快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答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祉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勞煩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敍述疇昔辭意闊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窈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觀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況至于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真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汗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掃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尙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

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遜志齋集卷之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亮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書

與采荅先生二首

某質性椎鈍學不篤專行能無所可取執事不察而過采之置諸賓客之列加於子弟之上使推所聞知以相訓告訓之非其所能而叩之非其所有待之過其所望而惠之遠其所安執事之爲賜雖大而某之愧亦厚矣辭拜以來心殊歎然未嘗斯須寧也然竊聞古之君子受施於人則思有以報之或以玉帛皮幣或以牲牢酒醴必欲其稱且或有所不足則復繼之以言某貧不能以前數者爲報而是物也又今世之所恆有而厭見者亦不敢以爲禮獨於言嘗求之古而得於心雖執事之所自知然古諸侯大夫相與饗燕之際賦詩以致其意皆取世俗誦習之陳言似亦無嫌於已知而不之道也某試言之而執事擇焉可乎盈天下之民以百萬計以義見旌顯者惟一家自公卿以上鮮能世其德而今至於三百年不少衰此豈人力也哉蓋積累培植之功深遠缺之日隆必有所基而其衰變亦必有所漸爲家者不恃久安之基而畏近似之漸者不然而將然欲至而未至衆人之所忽而君子之所深慮者也故危其危者常安之

而安其安者常危。以幸爲憂者常樂。而樂其所樂者必憂。執事之家可謂盛矣。他人固安且樂之。而以爲無憂。然爲之後者可不思其漸而戒之乎。人莫不曰爲善。而善不可虛言。必見乎事。而後能及物。莫不曰由義。而義不可暫事。必日修之。而後可法於世。夫使舉家之人耳目□□□□戶聞家見。而孜孜如不及。非執事作之。而孰致哉。執事年高性醇。輔之以令弟。宜無取於某之言。請爲執事誦周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此報賜。其可乎不可也。今賓客遊於門牆者。多僂辭卑色。以媚悅爲事。鮮有致忠愛之言者。某趨乎堂。而望乎室也久。辱知與愛也深。不敢猥自疎外。同乎衆人之情。故敢以所聞爲獻。其可聽與否則。惟執事之擇焉。太常經歷仲瞻三尊丈。馳仰之意不異此。故不別幅。諸令弟皆乞道謝。道途雖遠。當圖會晤。伏冀以道自重。不宜。

尊使來臨。伏審家政修舉。尊候天相多福。爲慰。某鄙劣無狀。向嘗獲廁下賓之末。遇愛眷厚。感刻無量。還家以來。道里修隔。人事多故。慶吊之意。闕然不舉。獲罪深矣。今乃不惟不肯簡慢。復以祖母之歸。捐辱手書。兼以嘉惠。承命悚仄。不知所爲。道遠意殷。弗敢固辭。強顏祇受。愧踰於感也。執事以高年厚德。主家政。一門之內。英才異能者如雲。何施而不可。而書辭若忘其疎遠。乃使之有所言。江海之大。而取於蹄涔。何所容其喙耶。然好問用中。在聖人猶然。宜乎執事之不遺也。家國盛衰。人皆知其本乎天。而古人以天命爲可祈而永。年少時讀書。不識其意。觀執事之家。然後知其信然。浦陽百里邑。昔之富盛。過於封君者多矣。今皆不復存。而執事之門。屹然立於頽波橫流之際。不爲時俗變遷。昔嘗遊乎廢墟壞址。問故老而求其衰替之由。不曰驕奢縱肆。則曰虐民以自殖也。及察執事之家。羣居則有禮焉。臨財則有義焉。字衆則

有惠焉。育才則有學焉。是以久而彌昌。引而益長。雖瀕於災患。而天卒不忍違之。天非私執事也。人事修於下。天雖欲勿從。不能也。然事天者。不恃天之不我違。而恃我有以合乎天。夫天之生人。無不欲其遂且盛也。而有富貴貧賤之殊者。勢之所至。天莫能制之耳。其勢莫能制之。而其心豈嘗斯須忘哉。使有餘者補不足。吾意天必喜之矣。人之艱危而不救。吾意天必怒之矣。執事家故事。有無息之穀。視人之死而無歸者。有歛貧而無貸者。有濟疾而無告者。有藥頑學而力不足者。有師此數者。皆天之所喜。稍稍修復。使不足者有賴焉。祈天永命。莫要於此。將見執事之家。其昌且延。非特若今而已也。執事閱理精多。斯皆常談。非甚高之論。然邇言必察。固君子之所不棄也。惟恕其僭妄而亮其誠。幸甚。

與訥齋先生

辱書惠伏審。義門嘗有不虞之災。繼沐殊常之澤。驚喜交至。若接晤言。而書辭懇惻。上昭國恩。次述先美。穆乎仁義之發舒。自非積諸中者深且厚。何能至是乎。第斯文寡祐。吾太常丈遠厭人世。道路艱阻。乃今始知。疾疾沉綿。無由致哀於一慟。不勝悲慕耳。伏惟執事友敬之篤。叔車孝愛之誠。日月遄邁。追感何窮。然求之當世。令名全德。不渝終始。清文博學。可傳將來。如太常公者。絕不可得。此豈隨世泯滅者哉。念此相自慰解。伏枕呻吟。作一文謹奉去。明日奠。望令祝史對靈。几前讀之。以泄殄瘁之哀。絮酒炎雞。恐不獨潔。不復贅。上公其或者。享此誠乎。來德堂敍事已甚文。況自記先祖遺事。必可傳示後嗣。孝孺縱續其後。復何所發明。苟以嘗登斯堂。宜有紀述。則必得前記觀之。乃可執筆耳。壯歲難恃。倏焉將老。真如來喻。反覆感歎。夜不復眠。然道之通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使天未欲墜斯文。則吾徒不有立於天下。將有見於

空言無所聞於當今將有待於來世使二者成無所得猶當傷身禦行以善遺子孫俾百歲之後鄉稱善人決不敢自汙於流俗以墮先父師之訓言也惟執事篤學力行實鄙心所敬畏頗益以繼承自任與諸昆季協心致志昌義門于百世揚先德于天下以稱聖朝崇獎之深旨夫道行乎一家猶行乎邦國也何患乎無以自見於世哉采荅先生稱慶想已旋半軒釋齋仲瞻及諸丈皆康強甚慰瞻企疾作不能逼作書問起居幸爲道區區之意遠遠日久願見之心甚於饑渴冬寒惟萬倍自愛

答鄭仲耕二首

昔者相與時不自惟其無似竊欲勉人捐其所愛而蹈其所甚畏以赴太史公之難舉措疏闊事卒不成以爲世俗笑笑之誠宜也然鄙心豈有所爲哉執事於羣笑之時獨若憫其用心歎歎焉見於言色以相勞勉此其志固已卓矣所圖既不果避禍畏事不能昭雪明德揚於殿陛以揭其忠誠皆不肖無狀之罪而執事之所知也爲別還家事變橫生東西奔播自救不給頭缺聞乎不決其真妄將欲信之則有所不忍棄而不言則傳者愈多每一念之仰屋悲歎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今春欲至浦陽而家叔爲他人所陷顛越厥家祖母與焉彷徨侍行凡五閱月程天之亦以祖母歸道出錢塘與浦陽相逕欲附舟一往而祖母之側不可違去自至家以來意豈皆斯須忘耶受知受教最爲深厚而圖報之心最爲無所發明此其得罪於君子也果矣陳里來乃承惠言嘉其所存而獎其所至直以遠且久者爲屬覽之愴然增愧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子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乎如太史公之所苦積論述巍乎浩然自可抗衡百世固已勝之天下之口而

被乎四夷之外矣。後遭謗棄抑而未伸。要知久當自著。而豈汲汲於俄頃哉。如僕之愚。幸不爲世所卑賤者。以嘗在子弟之列故耳。執事不知僕有資於公。而謂公俟後死者而後著。烏在其能著公也。然而文辭不可以不傳。祠祭不可以無主。僕心存之久矣。遇時而終伸其道乎天也。公之心果不顯白乎亦天也。天定而人爲之必有在矣。不在僕。將在執事。執事不居。將在同門之士。而何慮其無傳乎。且僕昔嘗紀載言行矣。而紀載者末也。古之賢士。以弟子而愈彰者。如王仲淹之於房杜。王魏穆修。种放之於邵堯夫。擴之史公之屬。望於僕者。古人之心也。而僕豈其人哉。雖然。天其或者未絕斯道。使昏昧者獲有所知。究觀遠而益廣。舉之而益高。使人考其功業學術。而知其師之所蘊。故師不可以無弟子。弟子不可以不尊師。太論羽翼成說。進而施於人。退而終於己。自今以後。微有所立。相與過從。講切稱門下。以著其所由來。斯庶不負公之知遇也。乎庶可報公之萬一也乎。執事幸有以教之。無徒褒其所可稱。而不督其所未至也。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爲特載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譁。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乘儒從佛，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邪？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縑，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取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旣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邪？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閱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駢驚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書，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麩；安於廬屋者，無慕乎苦闥。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

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笑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處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雖閔之未必彷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翌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逮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而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尙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與鄭叔度八首

叔度十三兄足下與足下處時雖知愛敬推服然未知足下之不可遇也及遠別而來潛伏田里衣冠而趨者日接乎門而莫可與言然後知若足下者皆間世人也非斯世之常有也僕乃得而友之豈非幸哉夫世道之弊已甚老者已死少而壯者不復知有經術汨汨驚利胥誇世以爲能聞有好學者則嗤笑排

謗謗之迂惑人家鮮有蓄書者五經四書猶破闕不全加之郡縣漁獵朝伺暮窺蓄牧樹菴之所入先以賂吏自享乃其餘耳尙虛不得安息以是愈無完書僕雖有志事學亦不可遂非特風俗使然也視此滋怛然不悅侍奉之餘雖常以古書自磨濯遇有逆意處思有師友講說而不可見輒俯首以歎循庭獨行饑不念食夕不知寢足下謂僕有一時之樂否乎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兄宗族僕雖早失先人而大母諸父兄弟固具在日處乎其間宜有足樂者而顧謂恆有不樂人將謂僕非人情矣然僕之心足下所熟知也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隣里見其癡於學多指目以爲迂雖嫗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宦于外攜以自隨恐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于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娶無所往故至于足下之鄉學于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己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確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恆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恆人恆多智者恆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羣笑之中喜其可慨耶古人之重知己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悶也而悲謂非人情

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而何益於足下而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淳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笑禦頗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辦正周禮始成書欲修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人不得太史公勤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辭雖多不能盡。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頗私情有異於此者懲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略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舉然而崇濶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堯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諷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曰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闊闊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淺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

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城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羈少之從總角輒自督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羈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爾年尙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真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僕受賁憲介處時俗中見其側媚相諛說常忿忿不與言誦古人書而求其道每慨然自歎安得直諒多聞者爲友乎向嘗行天下走三四千里越五六年飲酒娛樂軟談麗語交惟釋悶者不爲少矣然僕不喜

也近幸天假之分得與吾兄友兄不以僕之愚傾然見愛僕以徒愛而箴規不聞懲甚不逮與昔者愛僕者何異故先發所懷以告吾兄越旬日而無所承命深用致疑以爲吾兄豈鄙僕而不答哉今乃倏爾惠書陳其所未喻開發所不及而懇懇督教之此固夙昔所願而未得者一旦見之於吾兄嗟乎古之朋友正如此耳僕何足以當之哉然其中有非僕之所聞者苟默而不復是負吾兄之義而無以泄固陋之心故不遂止古人之爲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書商周十二國之詩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爲文也爲斯道之不明也及孔子歿諸子乃各著書多者百餘篇少者數十篇雖未必一出於聖人之道然亦各明其所謂道而豈爲文哉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亦曰我不得已也則非摹效言語爲世俗之文可知矣孔門以文學稱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聖人之道通禮樂憲章之奧未嘗學爲文也缺誤游夏之學爲當今之游夏其所著果何書乎以易之修辭立誠之旨喻世之學爲文者吾兄其未察乎且僕前書取屈原之離騷雖多悲憤詭異之辭然終出於憂國愛君之意又肆意而作非相如揚雄之流夸富豔眩采色窮精畢慮而爲之以惑世者相如揚雄之賦上林羽獵雖厲其辭義曾不足望其毛髮而作於□□實爲以招禍者此昔人所嘗言不易之見也吾兄惡其出僕之口而非之殆非僕之所敢知也文所以載道僕豈謂能之僕所病者秦漢以下斯道不明爲士者以文爲業能操筆書尺紙鳴一時輒自負以爲聖人之學止此今漢以來至五代其文具在吾兄試觀之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

未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訾之。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爲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紆，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顧務其本耳。然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古之人未嘗欲人知之，而世俗之人，亦不足以知之。豪傑之士，修於衆人之中，混於隴畝之間，忽然行於世，則德被生民，著之書，則澤流於後世，豈務自耀哉？孔子大聖人也，魯人毀之。孟子賢人也，辯士譏之，彼皆揖讓乎朝廷，與諸侯抗禮，弟子從而輔之者，位中國，其道德章明，聲名震一世，猶且如是，信乎？知人者之難也。然知與否，不足爲孔孟累也。直爲後世惜之耳。僕於聖賢，未能望其藩籬，又年少容貌，言辭不能以動人，羣羣然而趨諾，諾然而語，與俗人無異者，而路人曰：學道宜人之不能信。僕非語人也。自意旣爲朋友而不言，其志何以明道？故微有所云。夫豈知言出而謗歸，名異而毀來乎？夫人性質稟受，自其少時已定，至長而後充。僕之才，非不自知，平生於百事，皆不曉達，獨於聖人之大本，頗謂見之甚明。好之甚篤，傾精力未深耳。天苟欲治斯世乎？僕將抱遺經，陳之達者，而施之於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書，授之其人，樂之以終身，亦未見其不可也。吾兄何憂我之不至乎？然吾兄之謂我未至者，是也。此僕之所以重吾兄。吾兄視僕於衆人之中，與之語者，何人歟？與之詬笑往復者，爲誰歟？與之論辯而言斯文者，

又誰歟舉無有也雖僕之愚不合於時人亦私心有所憾否則以爲無益而不加之意耳今世風俗凌壞爲交友者務相容悅每出一文示人一覽已雖文不佳亦強顏稱譽出門則嗤笑之僕每自思遇人有過告之曰子某事過則怒發於色矣否則不應矣否則絕不復往來矣至於僕有過亦無人肯言是以汨沒俯仰於流俗之中過大而心不知詬積而無與語或內視自省輒兢惕不安如身汗不潔朋友如是亦何用之哉吾兄平居言不出口乃能數僕之過僕今而後知吾兄之異於尋常人矣聞善而服者古人之事也僕豈難之哉子思有云辯之不明不措也僕擢不明道耳非好多言而文過也吾子其思之尙盡其辭以輔不逮不宜

僕自少行天下見士大夫多矣面與之交者雖常有之其於心相得意相投者未之一見非爲僕不合人亦人不合於僕者也去年來浦江居太史公門時獲過從吾兄里第公門同序者不減十餘輩吾兄羣從中僕識其面者亦數十人然知僕者乃吾兄而僕所受敬親密少間蔽者亦莫兄若也僕始常歎世人學術識見不同僕見以爲黑世人則以爲白僕以爲是世人則惡之是以平居未嘗與人語吾兄聞僕所言不待舉辭而已悉僕之意於僕所論是非當否不待預約而如出一口吾兄之賢豈私於僕哉誠道合使然也僕知其如此感同道者之難遇幸而得吾兄故傾肺腑竭愚誠盡懃懃之好託昆弟之歡效古君子交友之義務爲箴規廁切而至於道他人之所言者僕之言而吾不異他人之所多誤爲僭故吾二人同處也必有所聞同游也必有所益樂也則共慶悲也則共戚日夕相與則懃懃而不自勝一旦別而來宜乎其各不能忘情也別來舟中十七日而至丹陽又十日而至京雖時有登

涉之娛遊觀之適吾兄意僕果樂之哉。僕言而有和也。論而有答也。疑而有所與講也。勞苦而相撫慰也。雖別吾兄。僕固樂也。僕言而無誰與和論而無誰與答疑而無誰與講勞苦而無誰相與撫慰。僕何能不思吾兄乎。僕竊自念人生相與之友雖若偶然亦有非偶然者。僕自十五至今七年之間四方之士與僕交者以百計。非特如去年至今所見數十輩而已。然離散而他之無一人在目前者。雖不遂忘之皆不若思吾兄之切今者。髦士後生若有相遇。僕或避去不與談。或一揖別退。不與語。或唯唯奉承。不敢發辭。至於與劇談竭論者無有也。出文辭以示之者無有也。待之不疑。如吾兄者尤無有也。僕非有所吝。誠知無益。抑恐虛名爲衆所知。祇以致累。故不欲爲耳。聖人以無德而名爲至道。家以無名爲大善。將兵者亦以無智名爲貴。伊尹周公孔子皆名動萬代。然卒以招謗議於當世。況其下者哉。漢之時賈生董仲舒最有名。最不遇。唐之時韓愈柳宗元最得時名。亦不大顯。或遂致僨敗。宋之時司馬公歐陽子二程蘇子瞻以及朱文公皆負當世重名。然爲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于近代莫不皆然。由是而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尙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安敢輕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丈夫之生已有定命。非人所能爲。則盡夫在人者而已。吾之所得者。大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上可以友千古。下可以傳萬世。能盡而充之。則豈不多哉。何暇與較鋸銖分寸。以爲輕重長短哉。僕之所志誠在此。惟吾兄相知者可語。否則必爲妄誕矣。吾兄天資至高。所見必與僕同。然恐過於愛僕。以僕不能闡重爲憂。故託書道意。非惟慰兄。亦以自慰也。

昔者同處時以相見爲可常。以離遠爲暫遇。故聚集雖數。亦不知其爲可樂。忽復別去。亦不以爲悲。孰知

跡與勢殊事與時異回視數百里之隣壤邈乎若有以聞之而弗可見日月易邁忽復六年僕之馳思於吾兄曷嘗斯須去心乎第道路僻左無從寄書時或附人又多不達是以心雖甚親而爲禮甚簡不知吾兄亦能見察否也今天下所爲推禮義之族爲人神所相者無出吾兄之門近而國家加恩宇內養老恤孤如指所屬以旌善優賢爲本伏惟令伯諸老先生盛德實行享有遐壽恩禮之加行有日矣甚盛甚盛獨於太史公傾沒而予有不可究知者每一興言悲怛不能自己夢寐率旬日一見見輒不異在經席時計公之神靈充貫宇宙決不泯沒其可以與天壤相敵者尙不待文字而傳而況世上鐸銘之得喪乎然後人之求公者非文字則不能知其詳是以鄙心欲就吾兄具寫類集各藏一本庶他日不致失墜不知曾與叔端成此事否吾兄天資淑明所望者其遠比來進學必愈絕人然昔時同遊各以盛年自喜僕在衆中年最少志趣爲最疏闊每抵掌論議訶貶今世人今德不加懋志日荒惰事業略無有成而虛名爲人所傳播深用自愧僕年三十矣古人年齒似此而德業赫赫已及人者何限如僕之愚復何所用時簡冊中竊觀志士賢人未嘗不汗出也去年冬末得瘧疾綿歷三時近眼疾比舊轉深數步之內不能辨人顏面病起理髮時有白者氣力浸衰如老人狀朽劣至此尙何足比數於士君子之後乎僕家素貧至僕輩慚愧不能作農業坐是尤困然不以爲憂汲清泉渝麥餼與昆弟相與講聖賢之道若處至足之勢者天下當日治安吾輩獲優游德化中伍田父而友野人推所得者以教閭里後生使皆爲善人固士之行亦窮人自閭之拙計也近亦有數人相從執筆遺辭如趙彥殊兄弟者亦有可喜僕知文章爲細事求古人所用心者以教之但學術卑淺無以發人使質美者無所視效以至於有成耳吾兄聞此亦能有以教

之否乎。久懷欲作書。徧問諸老先生長者。頗乏去人行。又憊倦未果作。今日偶與客飲酒闌。聞人行。強起就燭書。殊不盡意。僕得一嬰兒三歲。令叔仲辨丈。令兄叔車。得子□□□□□。令兄而下。想皆平安。叔美。叔端及諸令姪。心益□□。爚燿二生娶婦。未養浩兒。在深溪。必順適。王仲縉。俞子嚴。頗聞人說。見其文。蘇公教授處州。有書往來否。皆望因風報及。何時復得會面。臨紙悵塞。惟千萬自重。不宜。

奉別以來。艱戚佚愉。閑居行役。夢寐無時不相接。忘其爲兩年之久。千里之遠也。前者奉祖母自京師還錢塘。遇令弟叔鄂。飲酒論舊。故甚歡。不覺至醉。醉後見案上紙筆。因有所書。頗然就寢。明日叔鄂言之。相視大笑。不省爲何語也。今承使惠書。謂僕望足下。不以書相酬答。而辯其故。豈以醉中語。嘗及之耶。此固僕所以爲戲耳。足下與僕平居。忘其崖岸。甚至。奈何以醉人戲語爲真。而不忘於言乎。使僕非醉非戲。果有見望之語。亦不過厚於足下耳。僕行海內。士君子願交於僕者。衆矣。苟不足當意。一食一頃。輒忘其姓名。雖強記憶。終不能久。若斯人者。見其顏面與否。且不置。喜愠於中。況其書間之疏數乎。如足下輩。一不相見。則必形於夢寐。又未足。則欲見其所書。求其書。而不得。則有槩于心。不虞形於戲笑之言。此乃相親愛。而然耳。言雖近乎怨。而其心果何如哉。足下於太史公門。最號爲相知。猶復至此。何惑乎。世人之不我知也。然人不見。知固僕之所喜者。年來奔走事變。不得少休。自度與造物者無他。獨坐名字爲人所稱道。故爲所忌耳。去年夏爲仇家誣辭所及。幸得脫。至冬。又爲相知者薦舉。蒙主上見憐。始得免。今年誣辭事作。幾陷身覆家。幸而不死。以祖母歸。竊自揣念。僕家居寧海。十六世。四百餘年。遠者不可知。近若曾祖暨先人三世。非其道不妄言。以觀平地。如履機阱。審而後發。安而後爲。其於天豈有所負哉。僕雖憇愚。然其

行事足下所悉也。雖不敢望古之賢人。亦安敢後今世君子哉。天之相視乃若是。天者果何爲。命者果何爲。士之處世果何爲。而可使爲惡。乃合於天乎。性不能爲惡。縱欲合之。而不可合也。況天道固無此理耶。使爲善。爲天所福乎。僕前之所陳。非皆不善也。而竟至此。思其說而不得。故妄意造物。忘吾輩人。在古孔顏之厄。近時則太史公。其明驗也。不然。以太史公之德。曾不能庇其家。以全其身乎。然人之所趨。自當爲此。不當爲彼。語曰。寧爲瓦全。無爲玉毀。此爲識者之言耳。天下固無千載之玉。而豈有不毀之瓦乎。夫玉我而吾瓦之瓦。亦未必全也。曷若玉吾玉之爲美耶。太史公之所遇。信不可知。然異操而同歸者。何限。而公之所存。猶昭然揭乎天地之間也。造化果厚公耶。薄公耶。後世乃定。今未可談也。然僕誠憇其事。近益好簡默。不喜立名稱。而胸中浩浩然。亦有以自慰悅。讀書粗見聖賢本意。虛言游辭。頗自厭恥。欲求爲有用之學。而未能也。足下有以教我否乎。村居荒僻。無書籍。有一二朋友。又各散去。何時盡閱足下所藏書。以相講切耶。太史公夫人墳墓。欲省拜。公文集。當論次。此二事懸心。腑間牢甚。必當一往。而祖母未許。倘得世與我相忘。則與足下居終有日矣。此非戲言也。足下別後。學問必進。有文章須見示。毋重爲僕所望。不宣。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歧。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閼之恩。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燁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灌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

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而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僕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狠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菜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嘗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憚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唱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嘆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款款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憤憤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申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船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

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春間僊華還。嘗獲附書。繼後歸山中。杜門習靜。不與世接。不獲聞動靜。向仰之切。每形夢寐。暮寒計惟閑。宅尊稱均安。吾兄養德家庭。有以自樂。編長之役。近稍優暇。否。某年來多病。讀書之外。無所用心。藏書不多。不足開廣智識。然既不以他事累思。故頗得專志於經。漸覺見聖賢大意。亦頗有所論著。每復投筆自笑。古人傳述成書。而泯滅無傳者。衆矣。寧少我耶。既復自解。以爲吾之所學。本非爲名。聊以發吾所得耳。傳否不敢計也。平居未嘗廢。得在田里二十年。無他故擾之。則於諸經。皆可自究其旨。聊以爲已有。不與世俗口談。而心無所得者。同愧也。吾兄以爲如何。離居日久。病身不能動。求如夙昔相聚講習之樂。寧可得耶。舊年。喻及蘇公。欲爲太史公撰述文字。荷其厚意。有一書。煩並歷官紀一本。寄與之。恐其不詳。知其故也。媿兄。聞得子頤進學否。蘿山墳隣。時省視。不相見。數年。昔之垂髫者。聞皆已加冠。多有室有子。吾曹雖欲常以少年自負。尙何可得。言之慨然。敝邑朋友。進德已之雲南。表兄盧希魯。中今年甲科。在翰林爲編修。雖升沉異趣。而此中可語者。便覺益稀。不知婺之學者。近復有何人。晚出亦有可喜者否。幸復示及。敝親陳仲夷。善醫而好學。聞戴原禮先生墓印得丹谿醫按及格致條論。意欲求之。煩兄轉索一本。如戴公遠。產成處。恐有。望宛轉求一本。寄與之。以副其意。陳云。此間人可遞書至昭仁許氏。故作此書語。無次。切冀恕之。不宣。

答劉養浩二首

在京師時專托戴七和之附書並寄祭九靈君文曾已達否斯文不振遂至於茲鉅儒宿學凋喪殆盡茫然墜繙將焉所屬而吾黨小子將何所仰耶論次文章修明遺事正門生弟子之責也長山胡先生待僕甚厚僕當有所述今則未可墓銘嘗有人請于吳東閣濬仲吳公事多恐亦未能卽作其文集有一本在曹公處嘗見京師士人亦多聞其名能多摹印出使觀文字者知有王氏之好事亦甚佳也太史公芝園集託之叔端不知何如誠墜此書責在我輩須盡心爲之王京普說有一本在武官家則親見其人許見借卒不肯將出久之恐失墜其幸存者憤無使散軼公家所藏書大南門外有一士人收得此人能文辭性行高與僕善時時至其家輒借觀不勝其悲愴也公名在天地決難混沒所得於天者過辱矣又欲兼得於人天何以堪之事雖至此在公可無憾斯世而不獲見斯人乃可憾耳子孫所存不知幾何田宅久之必有還理每念舊事輒慨歎形於夢寐送書人未來前兩夕連夢公相語公之心豈嘗一日不在我輩耶以是欲到彼編文集圖其事遠歸又患寒疾故未果詳見於鄭君書茲不能盡也王氏近如何昔年攜其家則來此間欲師之者數家人慕之以爲無愧鄭氏幸勉之勿怠秋涼惟侍養吉慶進學飭行於吾道有光會言有成約矣尙冀而談以盡不宜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

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疾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緝五首

僕爲學不敏於人聞道不早於人扼懲守陋泛然與世浮沉非有超羣之才絕世之識也每質諸道德之奧未嘗不悚然內愧兢兢若無所容世之君子不棄而絕之亦已幸矣尙可望名譽之加乎數年來士大夫不察其實口耳相承猥有所稱引愈久愈訛遂以滋甚子嚴至乃謂長山胡先生屈己推獎足下遂從而信其然夫長山今之賢而有道者也其文章方之當世未肯多讓求之古人不在作者之後使昔之大儒如虞公黃公尙在且當屈己避之況眇爾之小子乎大凡先輩之於後學以爲不引而稱之則其名不彰稱之而無所徵則衆人不信故屈己以爲遜讓若長山先生之所言乃得後學之心也而非其實今足下以爲然則過於聽矣今復惠書與僕論文且擬僕於司馬遷夫遷豈易及哉六經之下惟遷善紀事縱恣豪邁統紀苞括無常態也後乎遷者五百年作者以十百計欲其文之庶幾遷者不可得也遷之才不易及如此足下乃率然擬於僕人其謂足下何哉此僕所以受書沉思而莫知所以答也然足下端慤直

歷決非妄誤人者特過於聽而溺於相愛之深耳昔有愛珠者得徑寸之珠甚愛之或謂之曰此明月珠也愛珠者聞其言因將以問人月之光寧過於吾珠乎其他人聞者皆笑之而愛珠者仍持其說而不變夫愛珠者非不知月之明且大也信人之言太篤而愛己之珠太固耳夫稱珠以明月豈謂珠之果類於月哉而愛珠者斷然而疑之則過矣長山之稱是明月珠之說也足下遂以遷實之得夫類於愛珠者乎抑聞君子之相與則有異於是者譽其美之爲愛不若規其過之爲愛之深也僕聞古之善治者聞諾諾則懼謗謗則喜今足下不鄙賤僕而友之所謂諾諾則有矣而謗謗則未聞也繼今以往苟因僕之所遺闕而教之其受賜也豈止於食駟驪享大壁之爲美哉僕亦當思所以爲報不敢徒然取而冥然已也遠離已久思見顏面而車從不一來意者足下之見忘耶忽奉教書周誦累過乃知足下念僕之切無異於昔時也夫與人友而疑人之忘己者非也積疑於心待書而後釋者亦非也此之謂以今人比足下而不以古人望足下斯僕之過也僕乃今知足下之心矣今之交友多矣其有如足下之念僕者乎有如足下之知僕者乎僕所聞見其能有而不告乎然足下欲得僕所著文以觀僕則不敢承命非有所斬也然無益於足下故不敢耳足下爲文者乎則當求之于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及秦漢賢士之所著乃足以爲法矣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終日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第知之有誠有不誠行之有至有不至耳能參以孔子子思孟子之所言七十二子之所問而反質之於六經則自識之矣何取於僕之文乎雖僕之文時有所稱述而得之之方如斯而已斯道譬之水然隨地而有之有志者如鑿井者數仞之後將沛乎其莫禦矣苟不自用其力而乞水於人所得常不

給而爲心愈勞。近代之士好摹竊古人之文，是乞水者之術也。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足下之井已鑿矣，其源沸然而出矣，能日濬之而不止，誰能測其淺深哉？僕之所得者，不過若此。雖文之所言，亦若此而已。足下其復思之，何時得一聚首，將與足下盡談。

十一月十一日，某端肅奉書仲緝翰撰尊契家兄長侍史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報險之文也。然則嗜好奇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貴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麤犷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修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汨汨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

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嚴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蛇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柄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應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咸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某白別後終日汨汨深泥中執櫛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願認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嘗以千古爲師俟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歛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

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待而賴之。如稻梁。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卽之者邪。惡之者隱。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悅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

自近世大儒剖析剖牘，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己者，不能化違己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駢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首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皆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與邵真齋書九首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忍舍去。此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尚義同遊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卽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諒否？恐負前約，特令村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某不能養生，自去冬感寒，至今七十餘日，纏綿未止。仲夷景弘二公雖嘗診視，然未能決其得失。前家兄

曾遣人詣宅。已沐許諾。今特令山童奉迓。風日頗清美。望即見臨。拳拳企仰之懷。尙容面談以盡。不宜。
舊臘承臨訪。匆遽別去。弗能如禮。悵恨無已。比以家兄希聲。羸疾不減。嘗遣舍弟輩走邀。屢蒙許諾。延頸
以俟。又復旬月。而未果如約。何見棄之深耶。大抵家兄之疾。先生雖知其證。然千聞不若一見。望撥數日。
之冗。過家面論服藥扶持。以副拳拳之懇。古之善醫。以濟物爲心者。雖道路暫遇之人。猶爲診治。況辱託
交甚久。如區區兄弟者。而可拒而不赴乎。某適有痔瘡之苦。不能躬詣。專令人上請。幸翻然一來。以慰懸
仰。輕瀆之罪。尙容面謝。不宜。

令郎德孚來。承以舍妹故。遠貽藥物。感荷厚意。曷日而忘。第病者羸弱虛損。雖爲得効。寒熱痰咳。略無少
減。令子雖謂脈息無傷。然恐日久。益難調理。鄙意欲煩從者過家診視。使得股體。但天寒道遠。跋涉爲勞。
諒仁者以濟物爲心。必能惠然一來。以副懸望也。切冀勿外。幸甚。聞風小像。至今未取得。後會當寄達。餘
懷悉俟而晤。不宜。

夏間從者過家。獲接言論。近者弊親董伯禮丈令闢。或恙。意欲邀足下診視。嘗令小僕阿順。詣宅代致此
懇。令郎答書。知在長亭王宅。今特遣輿夫詣前。望勿它辭。卽副其意。叔通先生數日間亦到此。可同行也。
區區病餘少力。詳曲悉俟而談。不宜。
前者村僕還。承書約在月末相過。計日以俟。未遂一見。豈以雨故愆期邪。近希政弟老母。患傷寒已五六
日。深以爲憂。而賤體至今未平復。今舍弟帶通至鑑場。令其專達此書。至上請。相陪同來。諒先生過愛之
厚。必不忍棄我也。拳拳之情。尙容會晤。以盡。不宜。

比者專人致書，借令郎造請，人回聞從者已往長亭，悵快無已。舍妹緣其姑親來相迎，昨日已還童宅，臨行舉拳以舊恙未減爲憂，望執事過邑中，特與表兄希魯同到其家診視，輕重商議用藥，以慰懸結之情。幸甚區區同產鍾愛，惟有此妹，憐其抱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千萬深體此懷，勿拘滯於形跡，乃所願也。茲族弟往長亭，特致此懇，尙冀會言，以盡謝臆，不宣。

昨喻及手卷，已作醫原一篇，稱贊盛美，家叔更欲索詩數首，故未卽發上，如未有人至，當令陳用中秀才送還也。賤患痔疾，久而未愈，殊爲所苦，不知曾問得佳方否？里人嘗有服黃連解毒湯而愈者，便中乞合一二貼付至，實感厚惠。匆匆奉復，尙冀面晤，不宣。

久別之餘，昨於許君處獲接首論，豈勝慰浣。第蒙枉顧邑邸，適以賤事弗值，爲悵快耳。特愛有懇，祖母舊患頭風，夜來忽復舉發，項背間痛，艱於眠食，加以嘔吐，神思頗倦，舉家長少，不知所爲，計非先生不能治之。謹專人奉邀，萬冀以斯文雅，故撥置他事，卽賜一臨，以副懸懸之望，幸甚。

國家圖書館



005491332



1

音